



感动一生系列
拨动你的心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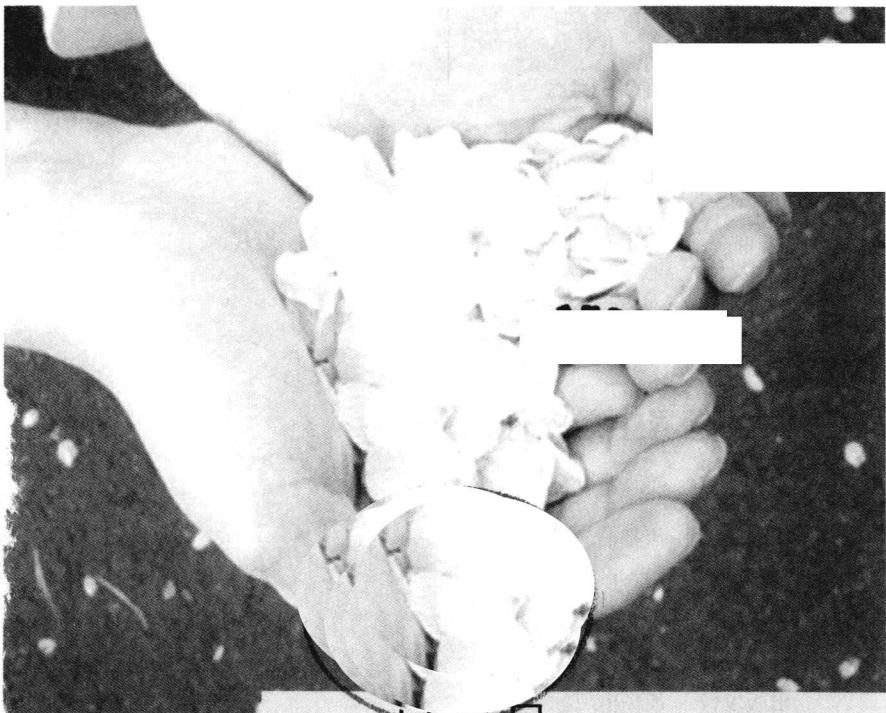
谁是最疼你的人

Who Loves You The Most

美错 / 主编

——关于父爱母爱的千言小故事

朝華出版社



感动一生系列
拨动你的心灵

谁是最疼你的人
Who Loves You the Most

美错 / 主编

——关于父爱母爱的千言小故事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是最疼你的人: 关于父爱母爱的千言小故事 /
美错主编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054-1692-5

I. 谁… II. 美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9278号

谁是最疼你的人

主 编 美 错

策划编辑 焦雅楠

责任编辑 张 冉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·杜静静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 68433141(编辑部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 字 数 185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692-5

定 价 20.00元

版权声明

亲爱的读者：

感谢您对本系列图书的支持与厚爱！希望我们的图书能给您生活带来一丝感动和温暖。我们一向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，尤其注重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。本系列图书中刊登文章有部分来自网络和读者的推荐，有部分作者我们至今不能与之取得联系。所以，如果您本书所转载文章的作者，若两个月内未收到稿酬，请与编者联系。为避免冒领，请附身份证复印件与原稿出处，我们会立即寄奉稿酬与样书。如果您有喜欢的文章希望介绍给本系列图书，也请将文章和作者联系方式以及推荐人联系方式寄到以下邮箱！谢谢！

联系信箱：eeeyan@126.com

编者

2007年12月

目录

爸，我等着你回家 /1

母亲的愿望 /8

疯娘的爱 /15

寄钱 /23

三件不能让母亲知道真实结果的往事 /26

手臂中熟睡的父亲 /29

你怎么沉默了，妈妈 /32

天堂里的爸爸在流泪 /35

父亲，你再打我一顿吧 /45

生命中的那个夏天 /51

继母的账本 /55

有多痛，就有多快乐 /62

父母不会站在原地等你 /68

一生的欠条 /71
飞翔的黄豆芽儿 /74
老父如子 /81
雪山那么冷，棉衣那么暖 /84
真情水果 /88
男人的战争 /91
奇迹 /93
母亲的三个拥抱 /99
像妈妈那样爱我 /103
那一天，我终于读懂了爱 /111
爱你，不离不弃 /116
半截钱里的父爱 /122
爱的力量 /125
妈妈，我死后请把我戴在你的手指上 /128
母爱的温暖 /137
永远开着的门 /141
两只麻袋 /144
父亲的美妙呼吸 /148

镌刻在地下 500 米的母爱 /151
装煤炭的母亲的手 /155
父亲不累 /158
妈妈的手机 /161
父亲是个“大忽悠” /163
有爱不觉天涯远 /166
母亲也有一颗温柔的心 /170
这一次，母亲没能等到最后 /176
父亲的布鞋母亲的胃 /179
最后的父爱 /182
因为我是你的孩子 /185
放下对继母的那段仇 /191
让我泪流满面的父亲 /194
与爱同在 /197
爱，一门之隔 /199
父子血战犀牛 /205
哑娘唢呐 /211
擦背 /217

父亲的手 /219

生死关头 /223

憨憨的继父 /225

恩情 /231

母亲的生日 /234

交换妈妈 /237

妈妈，你为什么骗我 /245

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他的梦想还没实现呢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他回家。

爸，我等着你回家

作者：非鱼

5岁时，我问妈：“爸爸呢？”妈说：“他是个海员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要很久才能回来。”

海员的故事扛不过成长的脚步。第一天上学，老师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？”我大声回答：“我叫李远哲，我爸是海员。”邻座的孩子高举着手说：“老师，他撒谎，我爸说他爸是坏人，被抓进监狱了！”

我想都没想，抓起铁铅笔盒朝他脸上拍去。

那天以后，妈带着我搬到很远的街区，她坚信那里没人认识我们，坚信没人会再提起关于爸的事。可她不知道，他已经变成一道伤口住在我心里。

再长大些，我只问过她一次关于爸的事，她没有再推翻海员的

说法，但承认在我出生不久后，他们就离婚了。

“是他抛弃了咱们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”妈回答得很坚决，“他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我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就让我有个失踪的海员父亲吧。

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会想，明天一早他就会背着破旧的包裹出现在家门口吧。那时我一定高兴坏了，不管他多脏多落魄，我都会抱住他喊声“爸”。

妈隔段时间就会哭一次，哭过之后又会抱着相册发呆，手边总有封书信。我知道，那个男人无论离我们有多远，总还是惦记着妈的，或许也在惦记我吧。

上初中时，妈开了家小面馆，我是不愿去的，怕看到她陪着笑脸忍气吞声地讨生活，那会让我特别恨那个失踪的男人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报考了烹饪技校，想早点分担妈的担子。然而青春的叛逆让我走了下坡路，贫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只能用拳头找回尊严，不相信自己还有什么前途可言。

妈不知道怎么劝我，只是哭，她一哭我便跑得远远的，喝得醉醺醺地回来。那样的夜晚我是多么孤单脆弱，于是翻出相册，摸着照片上那张从未见过的脸，竟会感到一丝温情，然而清醒的时候，心却还是冷的。

一连好几天，妈的眼睛都是红肿的，我知道一定是那人又来信了。

不久后，我发现学校换了个奇怪的看门老头，平时总是低着头垂着眼的，一副让人看不起的窝囊相。

可从那以后，我经常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

动，猛然回头，只看到他一个人落寞地扫着院子。有次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径直走向他，抓住他的肩膀，“你在监视我吗，在找我的碴儿抓我的小辫子吗？是谁指使你的，那个姓陈的教务主任吗？我知道他早想开除我，告诉你们，我不怕！”

他的眼神由慌乱变为伤心：“你，你就不能好好的吗？就算为你妈想想……”

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，打掉了他手中的扫帚，嚷着：“这是我家的事，我爸妈都不管我了，你凭什么管我！”

“你爸怎么会不管你，他……”

“他死了！”我粗暴地打断他，狠狠转身跑掉了，让眼泪流在风里。心里的伤口又开始流血，那个男人真的还活着吗？既然他忍心丢弃我们，为什么我不能毁掉自己的人生来惩罚他！

每当我打架时，他就不知从哪个角落冲出来，握着扫帚挡在我前面，那场面真滑稽，却总能制止一场斗殴。架打得少了，麻烦也不再找上身，我似乎也习惯了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安心上着课。他依旧在不远处注视着我，那目光竟让我有点暖暖的亲切感。

妈又开始为房租发愁，我们似乎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。手机响了，是邻班的刘磊，我避开妈出去接听。

“李远哲，我要这次模拟考试的试卷，1000块，成交吗？”

“你疯了吗，这次是模拟考试，不是普通的期末考。”

“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就像上次一样，在考前把考题交给我，1000块就是你的了！”

哼，我冷笑，这就是学校的状元。“你就不怕我揭发你？”

“你尽管去揭发，看看大家是信我，还是信你这个烂人，说出来

你会被开除的！”他在电话那头肆无忌惮地笑。

我真想抓住他撕碎，回头看见妈在灯下发着呆，我狠着心说：“成交！”

那天夜里，我守在学校门口等待看门室的灯灭，他阵阵的咳嗽声弄得我有些心酸。

灯很晚才熄，我静静等了一会儿，翻铁门进去，声音很轻，可他还是发觉了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我手足无措，来不及思考，一拳击在他的胸口，扭头向教学楼跑去。忍不住回头，看见他捂着胸口坐在地上，竟没有做声，那痛苦的眼神穿透黑夜直刺向我的脊背。

我拼命地跑，眼前全是他跌倒的样子，天气很凉，他只穿了件单衣坐在地上，我很想放弃，想回去看他伤得怎样，可此时已不能回头。

我从窗户跳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，借着昏暗的手电光翻找到柜子里的试卷。当我把它塞进怀里时，他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，“你就不能好好的吗？就算为你妈想想。”每个字都敲击在我的心上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把试卷重新放回去，却不小心弄掉了电筒，那声音在静静的夜里特别刺耳。

屋外保安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我慌了神，刚翻出窗户就被保安叫嚷着按住，混乱中有人帮我挣脱，低低催促“快走”。我来不及多想，爬起来就跑，听到身后的打斗声，我知道是他。

第二天，学校风传看门老头伙同外人半夜偷考卷，被保安抓住揍了一顿。他们说那老头平时窝囊得很，这时候骨头倒挺硬，怎么也不肯说出同伙是谁。

我跑到教导主任办公室门口，听见里面的吼叫声，“你滚吧，学

学校里不能养家贼！”他蹒跚着出来，满脸是伤，衣裤都破了，看见我，他问：“怎么还不去上课？”

我站在窗口看他背着破旧的包裹离开。我跑下楼拉住他的胳膊，他紧张地挣脱，低声说：“让他们看到会怀疑你的！”我抢过他的包裹说：“走，去我妈的面馆。”

妈看见我们时，吃了一惊。“去煮面吧。”我说，拿出药箱把他按在座位上上药，感觉他的目光暖暖地落在脖子上。

“为什么要替我扛下来？你又没偷。”

“你也没偷，对吗？”他的口气很坚定，一点也不像在问我。

我抬起头，冲他笑笑：“是的，我没偷，我把它放回去了。”我听见他长舒了口气。

“工作丢了怎么办？”

“还没想过。”

“反正你也没地方去，就留在妈店里帮忙吧！”他“哎，哎”地应着，妈端着碗面出来，听见我们的对话，眼睛湿湿的，他也使劲揉着眼睛。

我变得爱去妈的店里了，见我来了，他殷勤地擦桌子，端上一碗手擀面，我低头吃着，心里热乎乎的。有几次妈想对我说什么，似乎都被他的眼神制止了。

有时我会搂着他的肩说：“走，喝酒去。”他问我梦想是什么，我说，开家自己的面包店，让妈过上好日子。我问他，他说，想回家听儿子叫声“爸爸”。我诧异，再追问，他便笑笑说，“喝酒”。

我被学校停课了，我在卫生间听见教导主任说，李远哲一定是那老头的同伙，这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听说他爸是罪犯！

我拎了根棒球棍，把他的车砸得体无完肤。我对他说的时候，他的脸色难看极了，他拉住我问：“就因为他说你爸是罪犯，你就砸他的车？你就放弃自己的前途？”他的眼里充满了乞求，可怜巴巴地等着我的答案。

“当然，我爸怎么会是罪犯呢，我死也不信！”那眼神猛地熄灭了，变成一片死灰，我突然发现这一刻他是那么衰老，那么无助。我隐隐觉得他就是住在我心里的那道伤口。

第二天，我到一家面包店打工，亲手烘焙了一个蛋糕，拿去给他们尝。妈抓着我哭：“他走了，你爸走了！”她绝望地跌坐在地上，我站在那里不能动弹，好久才有勇气接过妈手上那封让泪水打湿的信。

信是留给妈的，像我潜意识里存在的真相一样，他就是我爸。18年前因诈骗罪被判入狱，只为让妈和刚出生的我过上好日子。入狱后又逼着妈离婚，他没想到妈会一直等着他。

他不想让我知道有个罪犯父亲，怕我一辈子抬不起头，所以出狱后变成学校的看门人，想默默守护着我。可现在他走了，也许永远都不再回来。

我想起他的梦想：回家，听儿子叫声“爸爸”。

我翻出他年轻时的照片，想号啕大哭，可张了嘴，喉咙是干哑的。我想喊声“爸”，却像哑巴似的发不出声。那个字对我太陌生了呀，可我不想他走啊，真的，在心里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

他没再回来，但隔一段时间会收到他的汇款，有时几百，有时上千，地址总是在变。妈一收到就会哭，说他是跟着施工队干那些修桥筑路的苦活儿去了。我的心痛得厉害，常常跑到马路上从那些

工人的身影里去找他，拿他的照片给他们看，希望能有认识的人给他带个话，儿子等着他回家。

我用他寄来的钱开了自己的面包店，对他的相片说：“爸，我的梦想实现了，我等着你回来，你还没吃过我亲手做的面包呢。”

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他的梦想还没实现呢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他回家。

在我们的不经意间，母亲的最后愿望已经永远地不能实现了，这真让我追悔莫及！痛彻心扉！

母亲的愿望

作者：冉崇伟

父亲去世时，母亲才40多岁，几兄妹都还在读书，母亲一直都没有工作，一家人主要靠父亲单位发的抚恤金生活。当时正是缺衣少食的年代，日子过得十分紧巴，母亲常常在外揽些手工针线活来补贴家用，每到要交学费的时候，更是愁得母亲到处借钱。

几年以后，除最小的兄弟还在读书外，其余的都工作了。

在母亲快50岁那年，邻居的一位大妈悄悄告诉我，母亲准备改嫁，是经常来我家的李叔叔，并说：“你们都工作了，又不是养不起她，她怎么还要给你们丢人？”

我当时正血气方刚，怎能让母亲去“丢人”？在我和弟妹们的“兴师问罪”下，母亲这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想法便永远地打消了。

李叔叔高高的个子，很有男人气质，对我们几兄妹也很好，常

常帮我家做些事。

以后，我们就很少见到李叔叔了。再以后，我们也都陆续成家搬了出去。

有那么三五年，是母亲最劳累、也最快乐的时候，几兄妹都争着接母亲去带孩子。当我们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以后，母亲说什么也要回老屋居住，说在这儿白天一个人闷得慌，回老屋可以和老邻居在一起打打小麻将，时间好打发，想吃什么自己也可随意地做来吃，在儿女家始终不自在。

母亲此时已经60多岁了，身体也还硬朗，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，任我们怎样挽留，母亲终究还是一个人回去了。

几天后，我回去看母亲，她一个人撑在桌子上，戴着老花镜，随意地翻着面前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

我问：“没有打麻将？”母亲说：“凑不齐人，人家家里经常有事。”我又问：“怎么不看电视，或者找本小说看？”母亲摇了摇头说：“什么都没有兴趣看。”“那你看这《毛选》干什么？”“哄哄眼睛而已。”

不久后的一天，小弟打电话来说，母亲到张阿姨的女儿小仙那儿去帮她照看儿子去了，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。

张阿姨原是我们的老邻居，后来搬走了，和母亲的关系很好，也常常来看母亲。小仙和我们一个院子长大，大家都很熟的，但母亲怎么会到小仙家去呢？

我马上拨通了电话，母亲接了：“妈，你怎么跑到小仙家去了？也不先讲一声！”

母亲私下里总是叫我的小名，“小毛，小仙最近刚生了个儿子，